

毛澤東評點二十四史

精華解析

朱升傳

——《明史》卷一百三十六

【毛澤東評點批注和講話】

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

——見軍事科學出版社和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六卷第四〇八頁

【解析】

這是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日的文件《中共中央轉發〈國務院關於糧食問題的報告〉的批語》中轉述的毛澤東的指示。文件中說：毛澤東主席講了《明史·朱升傳》的歷史故事。明朝建國以前，朱元璋召見一位叫朱升的知識分子，問他在當時形勢下應當怎麼辦，朱升便提出了「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建議，朱元璋採納了他的建議，並取得了勝利。根據我們現在所處的國內外形勢和我們所堅守的社會主義制度和無產階級立場，毛澤東說，我們要「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

朱升字允升，安徽休寧人，元末舉人，曾任池州學正，后因天下大亂，辭官隱居石門。至正十七年（一三五七年）朱元璋攻克安徽徽州（今歙縣）后，他被大將鄧愈推薦給朱元璋為謀士，朱元璋

召見他時問以時務策略，他便提出了「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這一著名的建議，為朱元璋所採納。元至正二十七年（一三六七年）他被授職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次年明朝建立，他任翰林學士。

朱升建議中的高築牆，就是要朱元璋鞏固自己的管轄地區，以為牢固的根據地；廣積糧，是要朱元璋努力發展生產，準備好應付長期戰爭的物質條件；緩稱王，是要朱元璋務求實效、不圖虛名，盡量不使自己成為眾矢之的。這種策略是根據朱元璋當時面臨的客觀形勢提出來的。就在朱升提出這一策略的上一年（一三五六年）三月，朱元璋攻克集慶（今南京），改名應天府，並以韓林兒的名義設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和行樞密院，朱元璋為平章兼樞密同知。此前張士誠攻克平江（今江蘇蘇州市），建為國都；徐壽輝的蕪黃紅巾軍也東山再起，遷都于漢陽；劉福通、韓林兒所派西征軍，也于同年九月攻克軍事重鎮潼關。這樣，東南方向張士誠勢力已延伸至常州，西北方向徐壽輝紅巾軍也推進到池州，勢必有爭奪地盤的斗争。而元朝軍隊分守鎮江、寧國、揚州、徽州、處州、衢州等地，緊緊包圍着朱元璋的地盤。為了保證應天的安全，朱元璋在攻克集慶的當月，即進攻鎮江這個東南門戶，隨即又攻克廣德、寧國、常州等地，成為當時一支重要的割據勢力，同時也面臨着同時與張士誠、徐壽輝、元軍三股勢力作戰的危險。因而朱升的建議十分正確，朱元璋完全採納了這一建議。作為這種策略的體現，朱元璋把軍事打擊的目標轉向元軍駐守的浙東地區，到至正十九年（一三五九年）底，江浙省西部的元統治區盡為朱元璋所有，成為朱元璋補充兵源和軍需物資的基地。同時，他任命康茂才為營田使，負責興修水利和屯田等項農業生產，鼓勵屯田生產，既解決了戰時糧食困難的問題，也為日後戰勝群雄增強了經濟實力。

而與此同時，張士誠則占有浙西富庶之地，不思進取怠于政事；徐壽輝一股則由于陳友諒殺徐壽輝自立及驕橫自專，內部不和，從而削弱了實力。從而為朱元璋削平諸雄提供了條件和機會。至正二十七年（一三六七年），朱元璋已基本上占有整個江南地區，並進而推翻元朝，建立了大明王朝的統治。

毛澤東是個非常善于從歷史中找尋借鑒經驗的人。七十年代初期，我國面臨着相當嚴峻的國際形勢，儘管美國等已開始和我國進行外交關係的談判，但並沒有放棄顛覆中國的圖謀。而我們同蘇聯的關係却因大論戰的不斷升級而更趨緊張，蘇聯方面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作出隨時向我發動戰爭的架式。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認為，戰爭的危險是十分嚴重的，危險不僅來自西方的帝國主義，而且來自北方的「社會帝國主義」。與此同時，國內因「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深入開展」，使國民經濟和軍事力量遭到很大的破壞。如何應付當時嚴峻的國際形勢呢？毛澤東從《明史·朱升傳》中得到了啟示，提出了「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主張，這就是要避開當時的國際矛盾，搞好應付世界大戰的準備。為了使全黨同志對這一策略有一深入理解，他還于一九七二年十月底下達了注釋《明史·朱升傳》的任務。因而「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很快成為一種政治口號，影響極大，當時幾乎是家喻戶曉。它不僅是推動國內「備戰備荒」運動的動員口號，而且成為指導我國對外政策的方針。一篇非常普通的歷史人物傳記，在毛澤東這里起到了極為神奇的作用。

【原文】

朱升，字允升，休寧人。元末舉鄉薦，爲池州學正，講授有法。蕪、黃盜起，弃官隱石門。數避兵遁竄，卒未嘗一日廢學。太祖下徽州，以鄧愈薦，召問時務。對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太祖善之。吳元年授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以年老，特免朝謁。洪武元年進翰林學士，定宗廟時享齋戒之禮。尋命與諸儒修女誡，采古賢后妃事可法者編上之。大封功臣，制詞多升撰，時稱典核。逾年，請老歸，卒年七十二。

升自幼力學，至老不倦。尤邃經學。所作諸經旁注，辭約義精。學者稱楓林先生。子同官禮部侍郎，坐事死。

【譯文】

朱升，字允升，安徽休寧人。他在元朝末年被鄉里舉薦，曾任池州學正，他講課很有章法。蕪州、黃州的造反者蜂擁而起，朱升于是弃官在石門隱居。他曾經數次為躲避兵亂而外逃，但一天也沒有荒廢學業。明太祖朱元璋攻克徽州，由于鄧愈的舉薦，便派人請朱升來探討時局大事。朱升答道：「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明太祖認為他說得很有道理。元至正二十七年，朱升被授予侍講學士，掌管制誥大事，參加編纂國史。因為朱升年老的緣故，便特地免去他朝見的禮節。洪武元年，他又被提升為翰林學士，負責制定宗廟祭祀的禮儀。不久，明太祖又令他與幾位大儒共同編修《女誡》，收集古代賢良后妃可為后世效法的事迹編撰成書上奏。明太祖大封功臣，制詞大多出自朱升之手，當時的人都贊揚他的制詞典雅恰當。過了一年，他因年老請求辭官回鄉，終年

七十二歲。

朱升年少時就刻苦學習，一直到老仍讀書不倦。他特別精通經史典籍，為諸經書撰寫旁注，言辭凝煉但釋義精確。學術界都稱他為「楓林先生」。朱升的兒子朱同官至禮部侍郎，后因事受株連而被殺。

楊爵傳

——《明史》卷二百九十

【毛澤東評點批注和講話】

靡不有初。

——毛澤東讀張廷玉等《明史·楊爵傳》的批語（見《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第二八五頁）

【解析】

楊爵為明代著名的諫臣之一，字伯珍，富平人。少年時即因為兄長鳴冤而獲「奇士」之稱。嘉靖八年（一五二九年）中進士后授官行人司行人，不久就上了一道奏章稱：「臣奉使湖廣，眼見百姓滿臉饑色，提筐操刀，割取餓死路邊的死尸以食。」情形極慘，也很危險！好在世宗當時還有點虛心納諫的精神，對楊爵的行為還表揚一番，過了一段時間，更提拔他做監察御史的工作。此后一段時間，楊爵因母親有病及死后守孝辭官歸里家居。毛澤東批注的這個奏議是楊爵起復御史后所上的一個最重要的奏議，深刻揭示了當時社會中諸種弊端：奔競成俗，賄賂公行，人心失

亂；頻年災沴而工程不斷，人民饑餓難生；皇上疏于朝政，臣工日益怠惰，中外渙散；妖盜繁興，誅之不息；言路不通等，并為因勸諫明世宗而被杖斃的太僕寺卿楊最、被罷官的贊善羅洪先等人鳴冤。明世宗讀罷楊爵的奏章大怒，立即下令錦衣衛將他下詔獄進行刑訊，被打得「血肉狼籍」，昏死一夜后始醒。錦衣衛奏請送法司擬罪，世宗不同意，讓嚴加看管。獄卒摸不清世宗的意圖，不準家人給楊爵送飯食，因而幾乎死去。不久，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鉉也因救助楊爵而先后被杖死獄中，「自此無敢救者」。直到嘉靖二十四年（一五四五年）八月，明世宗因「有神降于乩」，才將楊爵及后來也因親事獲罪之工部員外郎劉魁、給事中周怡釋放。但還沒有過去一個月，尚書熊浹極言乩仙之妄，再致世宗惱怒，又令東廠特務追捕他們三人，直到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大高玄殿發生火災，世宗于露臺禱告時「感于神應」，才最終將楊爵等三人釋放。至此，楊爵已系獄七年。二年后病死家中。明穆宗隆慶初年贈光祿卿，蔭一子。明神宗萬歷年間賜諡「忠介」。

「靡不有初」或即《詩經·大雅·蕩》中「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的略寫，意思是事情都有開頭，但很少能到終了。毛澤東用「靡不有初」一典批注于此，說明歷代封建帝王很少能始終如一、勵精圖治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歷史現象，也反映了毛澤東評價歷史人物所具有的辯證思想。

就明世宗來說，他也并不象一般人想象的那樣，自始至終就是昏庸的君主，他曾有過勵精圖治的時候。正德十六年（一五二一年）三月，明代最荒淫的皇帝朱厚照死去，因為無子可以繼承皇位，皇太后張氏和首輔大學士楊廷和等協商決定，由憲宗之子興獻王朱祐杭的世子朱厚熹來繼承帝位，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明世宗。繼位初年的明世宗，在楊廷和等人的幫助下，確實有一番銳意求治的精神，「御極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稱治」。其中包括：革除皇店；罷遣豹房僧番

和四方進獻女子；停止京師不急工務；懲治作惡多端的江彬等人以平民憤；裁汰錦衣衛、內監局等處旗校工役十四萬八千七百多人；減征漕糧百五十三萬余石；斥去恩俸得官者；縱內苑禽獸；禁止天下進獻；罷一切額外之征；罷除肆毒百姓、不恤封疆的「諸鎮守內官」（監軍太監等）；清理莊田，一切冒濫請乞及額外多占的田地全歸還原主；注意救荒；開放言路等，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方面。但可惜的是，它們沒有被長期執行下去，而是很快就被一一丟掉了。隨着對善政的拋棄，明世宗的政治也一天天腐敗起來。他熱衷于議大禮、改祀典、尊崇本生父母，追求精神上的自我滿足；迷信于方士巫術，妄想成仙長生，永享榮華富貴，結果耗費掉了大量財物，荒廢了不少政事，也同樣影響了朝綱政紀（朝廷內外，多以此事獲寵信和任用，如大學士夏言、嚴嵩等都以善寫青詞獲用）；對臣下則察察為明，剛愎自用，愛好虛榮，果于刑戮，從而培植了阿諛奉承的歪風，敗壞了吏治，等等。故《明史》在《世宗紀》贊語中，除極贊其即位初期的善政外，就是批評其選議大禮等：「其時紛紜多故，將疲于邊，「賊」訐于內，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經，營建繁興，府藏告匱，百余年富庶治平之業，因以漸替。」

【原文】

楊爵，字伯珍，富平人。年二十始讀書。家貧，燃薪代燭。耕隴上，輒挾冊以誦。兄為吏，忤知縣系獄。爵投牒直之，并系。會代者至，爵上書訟冤。代者稱奇士，立釋之，資以膏火。益奮于學，立意為奇節。從同郡韓邦奇游，遂以學行名。

登嘉靖八年進士，授行人。帝方崇飾禮文，爵因使王府還，上言：「臣奉使湖廣，睹民多菜色，

挈筐操刃，割道殍食之。假令周公制作，盡復于今，何補老羸饑寒之衆。」奏入，被俞旨。久之，擢御史，以母老乞歸養。母喪，廬墓，冬月笋生。推車糞田，妻媪于旁，見者不知其御史也。服闋，起故官。

帝經年不視朝。歲頻旱，日夕建齋醮，修雷壇，屢興工作。方士陶仲文加宮保，而太僕卿楊最諫死，翊國公郭勛尚承寵用事。二十年元日，微雪。大學士夏言、尚書嚴嵩等作頌稱賀。爵撫膺太息，中宵不能寐。逾月乃上書極諫曰：

「今天下大勢，如人衰病已極。腹心百骸，莫不受患。即欲拯之，無措手地。方且奔競成俗，賂賂公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讒諂面諛，流爲欺罔，士風人心，頽壞極矣。諍臣拂士日益遠，而快情恣意之事無敢齟齬于其間，此天下大憂也。去年自夏入秋，恒暘不雨。畿輔千里，已無秋禾。既而一冬無雪，元日微雪即止。民失所望，憂旱之心遠近相同。此正撤樂減膳，憂懼不寧之時，而輔臣言等方以爲符瑞，而稱頌之。欺天欺人，不已甚乎！翊國公勛，中外皆知爲大奸大蠱，陛下寵之，使稔惡肆毒。群狡趨赴，善類退處。此任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

「臣巡視南城，一月中凍餒死八十人。五城共計，未知有幾。孰非陛下赤子，欲延須臾之生而不能。而土木之功，十年未止。工部屬官增設至數十員，又遣官遠修雷壇。以一方士之故，腴民膏血而不知恤，是豈不可以已乎？況今北寇跳梁，內盜竊發，加以頻年災沴，上下交空，尚可勞民糜費，結怨天下哉？此興作未已，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

「陛下即位之初，勵精有爲，嘗以《敬一箴》頒示天下矣。乃數年以來，朝御希簡，經筵曠廢。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得一睹聖容。敷陳復逆，未得一聆天語。」

恐人心日益怠媮，中外日益渙散，非隆古君臣都俞吁咈、協恭圖治之氣象也。此朝講不親，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

『左道惑衆，聖王必誅。今异言异服列于朝苑，金紫赤紱賞及方外。夫保傅之職坐而論道，今舉而畀之奇邪之徒。流品之亂莫以加矣。陛下誠與公卿賢士日論治道，則心正身修，天地鬼神莫不祐享，安用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清禁，爲聖躬累耶！臣聞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近者妖盜繁興，誅之不息。風聲所及，人起异議。貽四方之笑，對百世之譏，非細故也。此信用方術，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四也。』

『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謀，虛懷納諫。一時臣工言過激切，獲罪多有。自此以來，臣下震于天威，懷危慮禍，未聞復有犯顏直諫以爲沃心助者。往歲，太僕卿楊最言出而身殞，近日贊善羅洪先等皆以言罷斥。國體治道，所損甚多。臣非爲最等惜也。古今有國家者，未有不以任諫而興，拒諫而亡。忠蓋杜口，則讒諛交進，安危休戚無由得聞。此阻抑言路，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也。』

『望陛下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爲不易，覽臣所奏，賜之施行，宗社幸甚。』

先是，七年三月，靈寶縣黃河清，帝遣使祭河神。大學士楊一清、張璁等屢疏請賀，御史鄞人周相抗疏言：『河未清，不足虧陛下德。今好諛喜事之臣張大文飾之，佞風一開，獻媚者將接踵。願罷祭告，止稱賀，詔天下臣民毋奏祥瑞，水旱蝗蝻即時以聞。』帝大怒，下相詔獄拷掠之，復杖于廷，謫韶州經歷。而諸慶典亦止不行。

及帝中年，益惡言者，中外相戒無敢觸忌諱。爵疏詆符瑞，且詞過切直。帝震怒，立下獄撻

掠，血肉狼籍，關以五木，死一夕復蘇。所司請送法司擬罪，帝不許，命嚴錮之。獄卒以帝意不測，屏其家人，不許納飲食。屢瀕于死，處之泰然。既而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鎰以救爵，先后箠死獄中，自是無敢救者。

逾年，工部員外郎劉魁，再逾年，給事中周怡，皆以言事同系，歷五年不釋。至二十四年八月，有神降于乩。帝感其言，立出三人獄。未逾月，尚書熊浹疏言乩仙之妄。帝怒曰：「我固知釋爵，諸妄言歸過者紛至矣。」復令東廣追執之。爵抵家甫十日，校尉至。與共參飯畢，即就道。尉曰：「盍處置家事。」爵立屏前呼婦曰：「朝廷逮我，我去矣。」竟去不顧，左右觀者爲泣下。比三人至，復同系鎮撫獄，桎梏加嚴，飲食屢絕，適有天幸得不死。二十六年十一月，大高玄殿災，帝禱于露臺。火光中若有呼三人忠臣者，遂傳詔急釋之。

居家二年，一日晨起，大鳥集于舍。爵曰：「伯起之祥至矣。」果三日而卒。隆慶初，復官，贈光祿卿，任一子。萬歷中，賜謚忠介。

爵之初入獄也，帝令東廠伺爵言動，五日一奏。校尉周宣稍左右之，受譴。其再至，治廠事太監徐府奏報。帝以密諭不宜宣，亦重得罪。先后系七年，日與怡、魁切劘講論，忘其困。所著《周易辨說》、《中庸解》，則獄中作也。

【譯文】

楊爵，字伯珍，陝西富平人。二十歲的時候才開始讀書。家里很貧窮，以燃燒的柴薪代替蠟燭。到田間耕作的時候，他總是帶着一本書來念誦。他的哥哥在縣中為吏，因為得罪了知縣被押

在獄中。楊爵投狀質正這件事，也一并被關押了起來。正趕上知縣的代任者到了，楊爵又上書訴冤。代任者稱贊他是一個奇士，立即把他釋放了，並且資助他學習的基本費用。他更加發奮學習了，並立志做一個有才能有節操的人。他跟隨同郡的韓邦奇游學，于是就以學識與品行而聞名。

嘉靖八年他考中進士后，被授與行人的職務。嘉靖皇帝當時正崇尚禮儀、文章的彩飾，楊爵乘着從王府出使歸來，向皇上進言說：「臣奉命出使湖廣，眼見百姓滿臉肌色，提着筐子拿着刀，割取餓死路邊的人的尸體上的肉充作食物。即令周公制作的禮儀，在今天全都恢復了，對這些衰老、瘦弱、饑餓、寒冷的百姓又有什么補益呢？」奏書呈上后，皇上表揚了他一番。一段時間以后，又擢升他為監察御史。他因為母親年事已高，請求歸家侍養母親。母親去世后，在墓邊築廬守孝，他的心里悲痛萬分。守孝期間，他推着車子去田中施肥，妻子把飯送到他的身邊，見到他的人不知道他就是御史大人。守孝期滿后，他又起復了舊職。

嘉靖皇帝累年不上朝。年內經常發生旱災，皇上却早晚都忙着建設齋醮，修立雷壇，並且屢次興建工程。方士陶仲文以此加官宮保；而太僕卿楊最因勸諫世宗被杖死；翊國公郭勛還在承受着皇帝的寵幸，執掌着政權。嘉靖二十年的第一天，天上下了點小雪。大學士夏言、尚書嚴嵩等人都作了頌文來稱賀這件事。楊爵撫胸長嘆，半夜里都睡不着覺。過了一個月，他就上書極力勸諫皇帝說：

「現在天下的總體形勢，就像人衰老病到了極點。肚腹心臟、四肢百骸，沒有一個地方不受到侵害的。即便想拯救他，也沒有措手的地方。況且現在奔走權勢之門的風氣成為了人們的習俗，賄賂公行，遇到災殃變異却不知憂愁，不是什麼祥瑞之事却要稱賀，進別人的讒言，當面奉承

人，這都流行為欺騙了，士風與人心已經頹變變壞到極點了。那些諫諍之臣以及能够輔佐國家的士人日益被疏遠，而對於陛下從事快意放縱的活動沒有敢提出異議的，這是天下的大憂患啊。去年從夏季進入秋季，天上老是挂着大太陽不下雨。京師周圍千里的地區，已經沒有秋天的禾苗存活了。又接着一個冬天沒有下雪，新年第一天下了點小雪就停止了。百姓喪失了有收成的希望，憂慮旱情的心情遠近都是一樣的。這正是應當撤除音樂等享樂，減少飯食，憂愁恐懼，頗不安寧的時候，然而國家的輔佐大臣夏言等人却以此為祥瑞而稱頌它。欺騙上天，欺騙百姓，難道不是太過分了嗎！翊國公郭勛這個人，國內外都知道他是一個大奸賊、蛀蟲式的人物，而陛下您却寵愛他，縱使他更加肆無忌憚地做惡。那些狡詐的人們都在爭着趨附權門，善良的人們却含恨而退。陛下任用奸人，是足以使民心失去而導致天下危亂的第一個原因。

臣到南城巡視，看到一個月中凍餓而死的有八十人。五城加起來計算，還不知道有多少呢。工部的屬官增設到幾十人，又派遣官員遠遠地去修築雷壇。因為一個方士的緣故，剝削民脂民膏却不知道體恤，這種事難道不可以停止了嗎？況且現今北疆的賊寇猖獗，國內的盜賊暗暗地發作，又加上幾年里頻繁地發生災荒，國家與人民的財力都很空虛，在這種情勢下，還可以勞民傷財，結怨天下嗎？陛下不停地興建工程，是足以使民心失去而導致天下危亂的第二個原因。

陛下即位后的初期，勵精圖治，奮發有為，曾經把《敬一箴》頒布給天下人看。然而數年以來，陛下上朝的機會都減少了，經筵講席也長久地不去參加。大小臣僚上朝參拜，陛下却辭謝不出，不能讓臣子們一睹聖容。臣子們想向陛下陳述有關事體却得不到接見，不能够親耳聽到陛下您說的一句話。恐怕人心以此會日益怠慢懶惰，因內外拱衛朝廷的心思也日益渙散，這不是往古興

盛時的君臣那種兢兢業業、同心協作以求得天下太平的氣象啊。陛下的不上朝、不去參加經筵講席，是足以使民心失去而導致天下危亂的第三個原因。

方士們的左道邪術迷惑民衆，凡是聖主都要把他們誅殺掉。現在操着不同的語言、穿着特殊的衣服的不正之人列職于朝廷，并且把高貴的官職賞賜給這些方外之人。現在那些有着太保、太傅的職務的人整天在那里坐而論道，却把他們的實際權力給予了這些奇邪之徒。官員流品的淆亂已經是不能再厲害了。陛下果真能與公卿中的賢士們天天談論治理國家的道理，那么就會心正而身修，天地間的鬼神自然就沒有不保佑陛下的，又哪里用得着這些荒誕虛妄的邪術，擺列于宮廷的禁地，使之成為陛下您身上的病累呢！臣聽說凡是上邊喜好的東西，下邊喜好的程度就會更加厲害。近來有着妖術的盜賊頻繁地發作，誅殺也誅殺不完。陛下崇信方術的風聲所及之處，都會引起人們一片不贊成的議論。象這樣貽笑四方，自取百世後的人們的譏諷，實在不是一件可以忽略的小事啊。陛下崇信任用方術之士，是足以使民心失去而導致天下危亂的第四個原因。

陛下即位后的初期，延請訪求那些忠良的、有謀略的賢人，虛心地聽納他們的勸諫。因此一段時間里有不少臣子因進言的過于激切而獲罪。從那以後，臣下懼怕于陛下的威嚴，心懷顧忌，恐怕惹出禍端，于是再沒聽說有敢犯顏直諫以誠心幫助陛下的人了。往年，太僕卿楊最因進言而身死；近日，贊善羅洪先等人都因進言而遭罷斥。國家的政體，治理國家的道理，所損失的太多了。臣并不是為楊最等人的如此下場而感到憐惜。古今曾經擁有國家的，沒有不是因為聽納勸諫而興盛，因拒絕勸諫而滅亡的。忠良之士都閉緊嘴巴不再進言，那么讒言、奉承之言就會交相吹進陛下的耳朵，有關國家前途安危的言論就無從聽到了。陛下阻塞臣下的進言之路，是足以使民心

失去而導致天下危亂的第五個原因。

希望陛下顧念祖宗創業的艱難，想到今日守成的不易，把臣所奏呈的話閱覽一遍，並且把它付諸實施，那麼國家就太幸運了。

在此之前的嘉靖七年三月，河南靈寶縣境內的一段黃河水變清了，嘉靖帝于是派遣使者去祭河神。大學士楊一清、張璁等人屢次上疏請求稱賀這件事，浙江鄞縣人、御史周相上疏說：「即使黃河水沒有變清，也不足以使陛下之德有所虧損。現在喜好阿諛奉承、喜歡多事的大臣要寫大塊文章來夸飾這件事，恐怕這種不良風氣一開，獻媚的人將要接踵而進。希望罷免這次祭告河神的活動，停止稱賀這件事，並詔告天下臣民不要再上奏什麼祥瑞之事，地方發生了水災、旱災、蝗災要立即報上來。」嘉靖帝看后大怒，下令把周相投入詔獄拷打他，又在朝廷上杖打他，最後把他貶到廣東韶州做經歷。然而各種慶典活動也停止了，沒有實行。

等到嘉靖帝到了中年，更加討厭進言的人，國內外的人都互相告誡不要去觸犯他的忌諱。楊爵上疏詆毀符瑞之事，而且言辭過於激烈。嘉靖帝因而大為震怒，立即下令把他投入詔獄拷打，把他打得血肉狼籍，並且動用了各種酷刑，致使他昏死一夜后才蘇醒過來。錦衣衛奏請把他送往法司定罪，嘉靖帝不允許，命令把他嚴加看管起來。獄卒們因為摸不清皇上的意圖，不準楊爵的家人給他送飯。他多次面臨死亡的危險，但他仍處之泰然。不久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鏗因為救助楊爵的緣故，先后被杖死獄中，從此沒有敢再去救助他的人了。

過了一年，工部員外郎劉魁，又過了一年，給事中周怡，都因為進言而同被收捕，過了五年還沒把他們釋放。到了嘉靖二十四年八月，在扶乩的時候有神降臨了。嘉靖帝為神言所感動，下令

立即把楊爵、劉魁、周怡三人從獄中放了出來。之後還不到一個月，尚書熊浹上疏說乩仙的話是虛妄不實的。嘉靖帝生氣地說：「我本來就知道釋放楊爵后，那些亂說話把過錯歸于別人的就會紛紛而至了。」于是又命令東廠特務追捕楊爵等三人。楊爵被釋歸家后剛剛十天，追捕他的校尉就到了。楊爵與校尉們吃完麥飯，就要上路。校尉說：「為什麼不把家中的有關事情安排一下呢？」楊爵立即站到前面呼唤他的妻子說：「朝廷逮捕我，我要走了。」竟隨校尉頭也不回地走了。周圍觀看的人都被他感動得流下了眼淚。等到楊爵等三人都被抓來了，又一同被關押在鎮撫的獄中。給他們所施的刑罰更加嚴酷了，飲食也多次斷絕，幸虧有天助使他們得以不死。嘉靖二十年十一月，宮中大高玄殿發生了火災，嘉靖帝于是在露臺祈禱消災。因聽見火光中有呼楊爵等三人是忠臣的，于是傳詔立即把三人給釋放了。

楊爵在家里住了二年，一天早上起床，看見有大鳥聚集在屋舍上，說：「當年伯起死時的祥瑞又到了。」果然三天后他就去世了。穆宗隆慶初年，朝廷追復了他的官職，并贈與光祿卿之職，蔭庇一個兒子。神宗萬歷年間，朝廷賜與他「忠介」的謚號。

楊爵初次入獄的時候，嘉靖帝命令東廠特務窺察楊爵的言語舉動，每五天上奏一次。校尉周宣因稍稍偏袒了楊爵，受到了皇帝的斥責。楊爵再次入獄后，治管東廠事務的太監徐府負責奏報楊爵的言語舉動。嘉靖帝因為這種秘密的奏報不應當公開宣告出來，所以徐府也被處以重罪。楊爵先后被關押了七年，在這期間，他天天與周怡、劉魁切磋講論學問，忘記了自己所處的困境。他的著作《周易辯說》、《中庸解》，就都是在獄中寫成的。